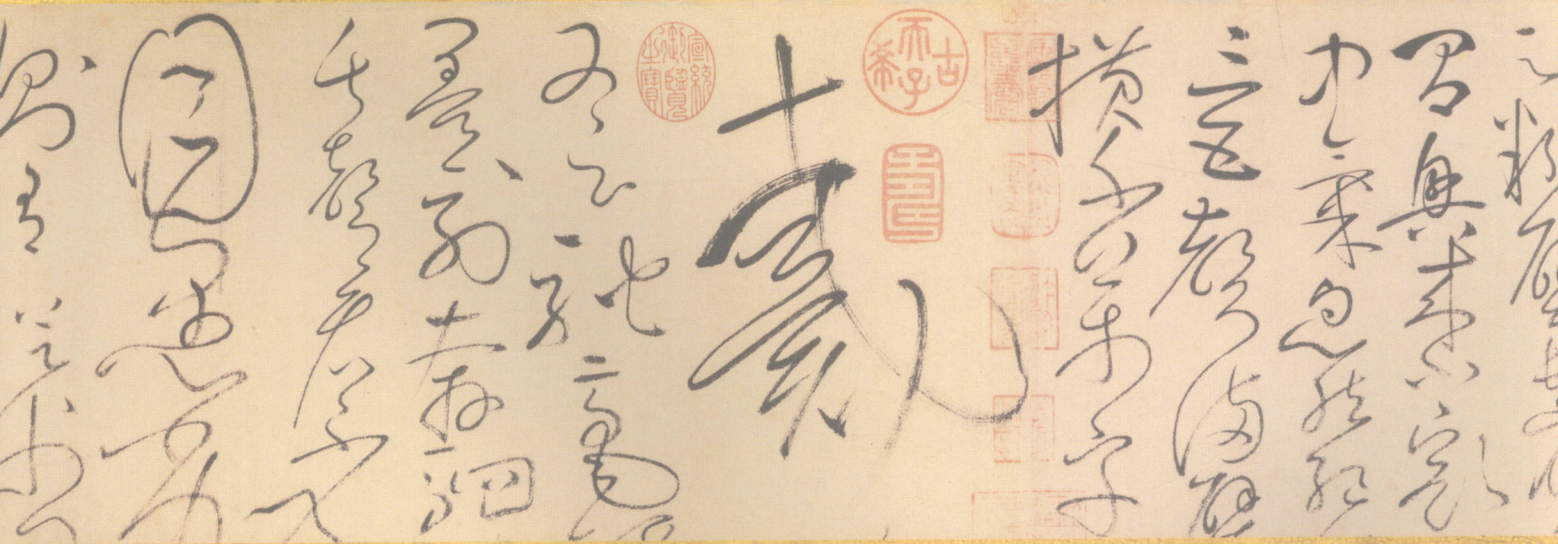


他们频繁使用连笔书，并运用字形大小、参差、变形手法，夸张结体的跌宕欹斜，突破了章草和“二王”今草固有的均匀整齐格式，使书法线条能够尽情驰骋，产生炫目夺神的动态效果。

书艺珍品
赏析
第三辑
书法名家·唐代

张旭 怀素

仲威 著

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书艺珍品 赏析 第三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艺珍品赏析 第三辑 / 洪文庆主编. —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07.5

ISBN 978-7-5356-2662-2

I. 书... II. 洪... III. 汉字—书法—鉴赏—中国 IV. J292.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39124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版权登记号: 18-2006-121

书艺珍品赏析 第三辑

张旭、怀素

主 编: 洪文庆

著 者: 仲 威

图版说明: 黄昶宪 洪文庆

责任编辑: 李 坚

责任校对: 徐 盾

装帧设计: 海 玉

出版发行: 湖南美术出版社

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)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制版印刷: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× 1194 1/16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07年5月第1版

200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56-2662-2

定 价: 75.00元(共5册)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】

邮购联系: 0731-4787105

邮 编: 410016

网 址: <http://www.arts-press.com/>

电子邮箱: market@arts-press.com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

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张旭(675~759) 怀素(737~799)	1
张旭(传)《古诗四帖》	4
张旭(传)《肚痛帖》	6
张旭(传)《草书千字文》	8
张旭《郎官题名石柱记》	10
张旭 淳化四帖	12
怀素《自叙帖》	14
怀素《小草千字文》	16
怀素《食鱼帖》	18
怀素《苦笋帖》	20
怀素(传)《论书帖》	22
怀素《圣母帖》	24
怀素《藏真帖律公帖》	26
怀素《大字狂草千字文》	28
颠张狂素 驰毫骤墨	
——张旭、怀素书法评价	30
张旭、怀素生平年表	31

张旭(675~759) 怀素(737~799)

张旭生平

张旭，字伯高，约生于唐高宗上元二年(675年)，卒于唐肃宗乾元二年(759年)，享年85岁左右。郡望出自吴郡昆山(今江苏昆山)。排行第九，人称“张九”。其母是初唐书法名家陆柬之的侄女，即虞世南的外孙女。初仕常熟县尉，后官至太子左率府长史，人称“张长史”。

唐开元初(713年)，张旭与贺知章、包融、张若虚以诗文并名天下，时称为“吴中四士”。惜《全唐诗》中仅录有张旭诗六首，但仍可见其诗文句意深婉，脱尽南朝齐、梁浮艳余风。“吴中四士”中，贺知章与张旭并为东宫属官，且两人又有姻亲关系，行谊亲密，诗文相和，而且俱善草书。当时贺知章书名甚隆，时人喻以王献之，有“青门抗行谢客儿，健笔违羁王献之”诗赞。张旭早年草书可能亦得益于贺知章最多。时画圣吴道子年未弱冠，学书于张旭、贺知章。

在李肇《国史补》中有记张旭自言：“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，而得笔法之意。后见公孙氏舞剑器，而得其神。”公孙大娘，是唐玄宗内供梨园女乐，以“西河剑器浑脱舞”绝冠当时。张旭在邺县见公孙大娘舞剑器之时，约在开元十一年(723年)左右。是年为张旭草书艺术道路的分水岭，步入了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的历程，此后其草书得“须臾变态皆自我，象形类物无不可”之境。



张旭像

张旭，吴郡昆山人，早年以诗文名天下，后以草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名垂千古。张旭性格豁达超迈，不拘小节，性嗜酒，尤在醉后挥毫更见宏逸。他尝见当时之公孙大娘舞剑，更为领略书法态势的要义，使其草书飞动更具低昂回翔之状，而博得“草圣”之名。

唐开元十六年(728年)张旭离任隐退，开始了遨游里巷、散逸若仙的生活。长史豁达超迈，性嗜酒，喜交友，或华楼宴集，或酒肆唱和，开元十八、十九年(730~731)与贺知章、汝阳王李璡、李适之、崔宗之、苏晋、李白、焦遂诸人结为“酒中八仙”，醉后挥毫尤见宏逸，更为世重。杜甫有《饮中八仙歌》诗赞：“张旭三杯草圣传，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。”另据施宿《嘉泰会稽志》载：“(贺知章)尝与张旭游于人间，凡见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，

忽忘机兴发，落笔数行如虫篆鸟飞，虽古之张(芝)、索(靖)不如也。”天宝中(752年前后)张旭又与高适、李欣、崔颢、綦母潜、岑参等名士交游，唱酬甚多。有高适《醉后赠张旭》诗云：

世上漫相识，
此翁殊不然。
兴来书自圣，
醉后语尤颠。
白发老闲事，
青云在目前。
床头一壶酒，
能更几回眠。

相传其嗜酒，每大醉，呼叫狂走，乃下笔，或以头发濡墨而书，既醒自视，以为神，不可复得也。兴来作书，堪称绝伦，醉后出语，尤见癫狂。故在唐至德年间(756~758)，天下始谑称为“张颠”。

唐开元中，张旭授笔法给邬彤、徐浩等人。天宝中颜真卿、魏仲犀、韩滉亦先后师事张旭。张旭门生中尤以吴道子、颜真卿、邬彤、徐浩诸人最具影响。张旭虽被尊为一代“草圣”，但传世作品极稀，其书法影响主要通过弟子颜真卿得以发扬传承，自今尚存有颜真卿《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》一文，此文虽系后人伪托，但仍具有参考价值。邬彤是怀素的姨表兄弟，在《续书评》中列举了唐人善草书者自张旭至怀素12人，邬彤列第六，并谓其书如“寒鸦栖林，平冈走兔”，惜无邬彤书迹传世。但作为“张颠”、“醉素”联系的纽带，邬彤得以名传书史。

《太平广记》中记有：“开元中，驾幸东洛，吴生(道子)与裴旻、张旭相遇，各陈其能。裴剑舞

一曲，张书一壁，吴画一壁，都邑人士一日之中，获睹三绝。”考此事当在开元二十三、二十四年(735~736)，当时王维、颜真卿均有《裴将军》诗赞。后唐文宗李昂在大和开成年间(827~840)将张旭草书与李白诗歌、裴旻舞剑，诏称为有唐“三绝”。

天宝十五年(756年)张旭与李白相遇于溧阳(今江苏溧阳)。李白有《猛虎行》唱和：“楚人每道张旭奇，心藏风云世莫知。……溧阳酒楼三月春，杨花茫茫愁杀人”云云。因中国文学与艺术浪漫主义两大高峰的相会，故天宝十五年的溧阳具有了超凡的时空意义。

张旭虽在新、旧《唐书》立传，但仅附录于贺知章、李白传后，生平简略过甚，艺事更少涉及。对张旭艺术心态最贴切的描述当属韩愈《送高闲上人序》，文曰：

往时张旭善草书，不治他技。喜怒、窘穷、忧悲、愉佚、怨恨、思慕、酣醉、无聊、不平，有动于心，必发于草书。观于物，见山水崖谷、鸟兽鱼虫、草木花实、日月列星、风雨水火、雷霆霹雳、歌舞战斗、天地事物之变，可喜可愕，专属于书。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，不可端倪。以此终其身，有名于后世。

此评至公。

怀素生平

继张旭之后，唐代另一草书名家怀素，字藏真，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(737年)生于永州零陵(今湖南零陵)，客居长沙，卒于贞元末年，享年六十有余。他自幼出家，因禅宗张扬州学，允许精研翰墨，故怀素在读经习禅之余，倾心书法艺事，尤好草书。相传怀素因贫无力买纸，遂广种芭蕉万余株，用蕉叶代纸书写，因而名其斋曰“绿天庵”。举凡寺壁、屏幛、衣裳、器具等，怀素无不书之，废笔无数，又将弃笔堆积埋于山下，取名为“笔冢”。性喜饮酒，不拘小节，时人呼之为“醉僧”，又将他与张旭并称为“张颠醉素”，时评“张



清 吴友如 《怀素书蕉》

怀素因家贫而出家为僧，钟情于书写，无钱买纸，乃在住家四周广种芭蕉，取蕉叶代纸书写。这传奇的故事常被传述，也常被画家引为绘画的题材。这幅清朝末年吴友如画的《怀素书蕉》图，虽是水墨简单白描，可也画出了怀素写字的聚精会神。

长史为癫，素师为狂，以狂继癫，孰为不可”。晚唐诗人裴说《怀素台歌》云“杜甫李白与怀素，文星酒星草书星”，将他与李白、杜甫并举。

另据《宣和书谱》载：“(怀素)俗姓钱，长沙人，徙家京兆，幼年出家，玄奘三藏门人也。”怀素姓钱的出典可能是后人对陆羽《僧怀素传》的误读，传云：“怀素伯祖，惠融禅师也。先时学欧阳询书，世莫能辨，至是乡中呼为大钱师小钱。”后人误为“大钱师小钱师”，其实陆羽所称之“钱”是指钱币而非姓，来形容怀素师法欧阳询而能乱真，如大币、小币一般。《自叙帖》中称钱起为“从父”亦误，怀素与钱起实是甥舅关系，非本家。至于“玄奘三藏门人”一说，更为无稽，玄奘三藏法师卒于麟德元年(664年)，距怀素生年亦有七十多年。但玄奘三藏门人

中确有一同名怀素者，此人姓范，南阳人，为东塔宗始祖，卒于唐中宗嗣圣元年(684年)，显非同一人。

怀素书法初学欧阳询，曾得韦陟赏识提携，后又师从张旭弟子邬彤。陆羽《僧怀素传》载：“彤谓怀素曰：‘草书古势多矣。惟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，寒寂劲硬，不置枝叶。’张旭长史又尝私谓彤曰：‘孤蓬自振，惊沙坐飞。’余师而为书，故得奇怪。凡草圣尽于此。”

唐代宗宝应元年(762年)怀素杖锡远游，遍访名士，结交时贤、干谒名公。自零陵出游，历经衡阳，大历二年(767年)南走广州，拜见徐浩。大历三年(768年)客居潭州(今湖南长沙)，知遇于张谓。次年经岳州(今湖南岳阳)，怀书入长安。以书艺会友，当众挥毫，有“粉壁长廊数十间”之气概。江潭一路名士如李白、卢象、张谓、戴叔伦、钱起等39人，皆有歌行称颂其书。任华

《怀素上人草书歌》（《全唐诗》卷二六一）记其京华之行盛况：

狂僧前日动京华，朝骑王公大人马，暮宿王公大人家。谁不造素屏，谁不涂粉壁。粉壁摇晴光，素屏凝晓霜，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。骏马迎來坐堂中，金盞盛酒竹叶香。十杯五杯不解意，百杯已后始颠狂。一颠一狂多意气，大叫一声起攘臂。挥毫倏忽千万字……

素师草书高妙终难遮盖“干谒名公、博取声名”之嫌，狂僧之称似指“书狂”，非指“人狂”。怀素最后延请颜真卿为《怀素上人草书歌》题序，序云：

开士怀素，僧中之英，气概通疏，性灵豁畅，精心草圣。积有岁时，江岭之间，其名大著。……忽见师作，纵横不群，迅疾骇人，若还旧观。向使师得亲承善诱，亟挹规模，则入室之宾，舍予奚适。

颜公虽给予极高的评价，但还是慨叹素师未得张旭亲授。

大历七年（772年）秋日，怀素持锡回乡，途经东都，适逢颜真卿客居洛阳，趋谒拜访，请教书学，僧儒论书，遂为书坛佳话。此事见陆羽《僧怀素传》载：

至晚岁，太师颜真卿以怀素为同学邬兵曹弟子，问之曰：“夫草书于师授之外，须自得之。张长史睹孤蓬、惊沙之外，见公孙大娘剑器舞，始得低昂回翔之状，未知邬兵曹有之乎？”怀素对曰：“似古钗脚，为草书竖牵之极。”颜公于是徜徉而笑，经数月不言其书。怀素又辞之去。颜公曰：“师竖牵学古钗脚，何如屋漏痕？”怀素抱颜公脚唱“贼”久之。颜公徐问之曰：“师亦有自得之乎？”对曰：“贫道观夏云多奇峰，辄尝师之。夏云因风变化，乃无常势，又遇壁坼之路，一一自然。”颜公曰：“噫，草圣之渊妙，代不绝人，可谓闻所未闻之旨也。”

怀素《藏真帖》自言：“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，自云颇传长史笔法。闻斯八法，若有所得也。”书道如参禅，透过一关，又是一关，以悟为贵。洛下论书使怀素悟法得道，自此其书敛入规矩，用笔沉稳，不见迅疾骇人之状，奇中能见其不奇，平中能见其不平。传世代表作《小草千字文》真迹，书于贞元十五年（799年），时年六十有三，笔法老道静寂，透出苍老年轮感。书不故作奇狂，人始得高逸。



明人绘《西园雅集图》（局部）

中国的文人雅集，常以茶酒助兴，琴棋书画并陈为乐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每有感怀，辄提笔写诗或题壁留字以作为纪念。关于张旭、怀素两大书法家，据说也喜欢在白墙壁上书写。由此明人所绘的雅集图或可以想见张旭、怀素题壁之状。



西安古城（萧耀华摄）

今之西安，是唐代帝都长安的所在地，城之内、外留有許多唐代遗迹，可以令人睹物思古。张旭、怀素都曾在长安活动过，他们的书法在当时都是轰动京华的，王公贵人均争相与之交往并索取其作品。今之西安古城，为明代所修筑。

张旭(传)《古诗四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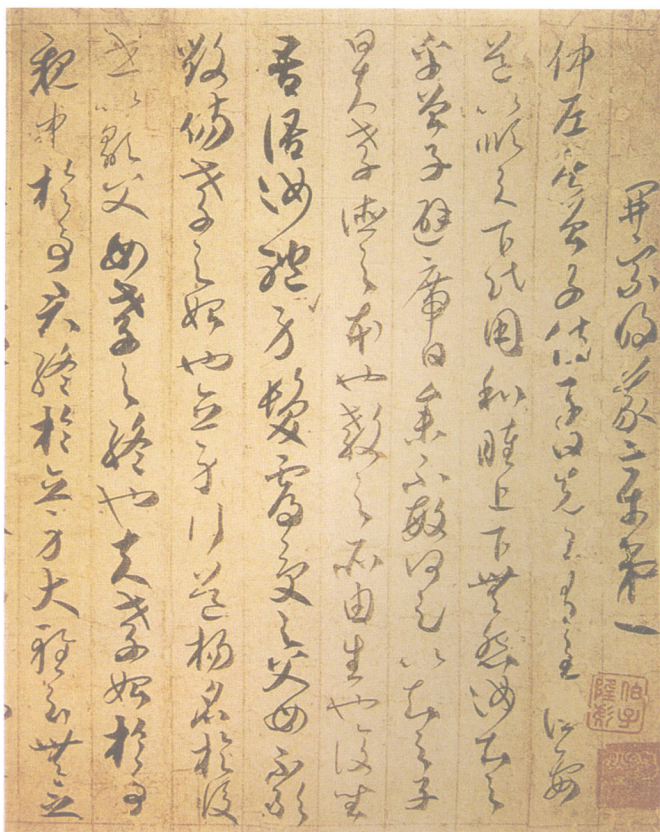
(局部) 草书 卷 五色笺纸本 29.1厘米×195.2厘米
辽宁省博物馆藏

古诗四首的前两首是北周庾信的《步虚辞》，后两首是南朝宋谢灵运的《王子晋赞》和《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》。写在五色笺上，分六段组成，共40行。明王世贞称原卷后还接有唐人绝句二首，今已不传。原迹在北宋时入内府，曾加载《宣和书谱》。靖康之乱散入民间，历经贾似道、赵与勤、华夏、项元汴、宋莘等递藏。清朝入内府。有丰坊、董其昌题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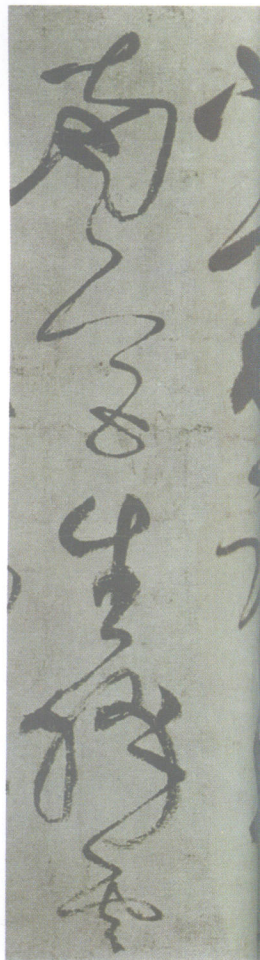
原迹无款，曾传为张旭作品，但对于此帖的书者，历来争议较大。因帖中第19行“谢灵运王(子晋赞)”之“王”字恰在行底且首笔不清(或称首笔被挖改)，易误读为“书”字，作伪者就将“谢灵运书”以前的19行冒充作有谢氏款的完整作品，与其后的部分拆散。北宋嘉祐年间(1056~1063)就有这种19行刻本流传，故宋元以来，此帖一直被误认为有“谢灵运书”四字款识。明代华夏经多方寻觅，历40年才将此帖配合完整，但仍缺其后唐人绝句二首。明丰坊指出庾信之生年要比谢灵运卒年晚80年，岂有谢氏预写庾诗之理。此外亦有疑为唐太宗李世民所书，或疑为贺知章者。直到经董其昌审定题跋后，才又改称为唐张旭书。

徐邦达先生认为：“帖中《步虚辞》第十一行‘北阙临丹水’句，据《庾开府集》‘丹水’作‘玄水’，玄为黑色，亦指北方，北阙对玄水，义正合。帖中‘玄水’变‘丹水’，应是宋人避赵氏始祖‘玄朗’讳改。因此，此帖书写时间上限不能早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(1012年始避‘玄’字讳)。”又因此帖被收入《宣和书谱》，故书写时间的下限不晚于《宣和书谱》编订的时间(1119~1125)。

此帖用笔裹锋行笔，纯用腕法，八面出锋，是对笔法大胆的创新。字形如垂大鹏翼在乘风回翔，空间结构达到了融安排与想象于一体的境界，可称之为“放纵的控制”，是唐以前未曾有过的新腔。谢稚柳曾用传统的响拓法钩摹了全本，并在书法上给予极高的评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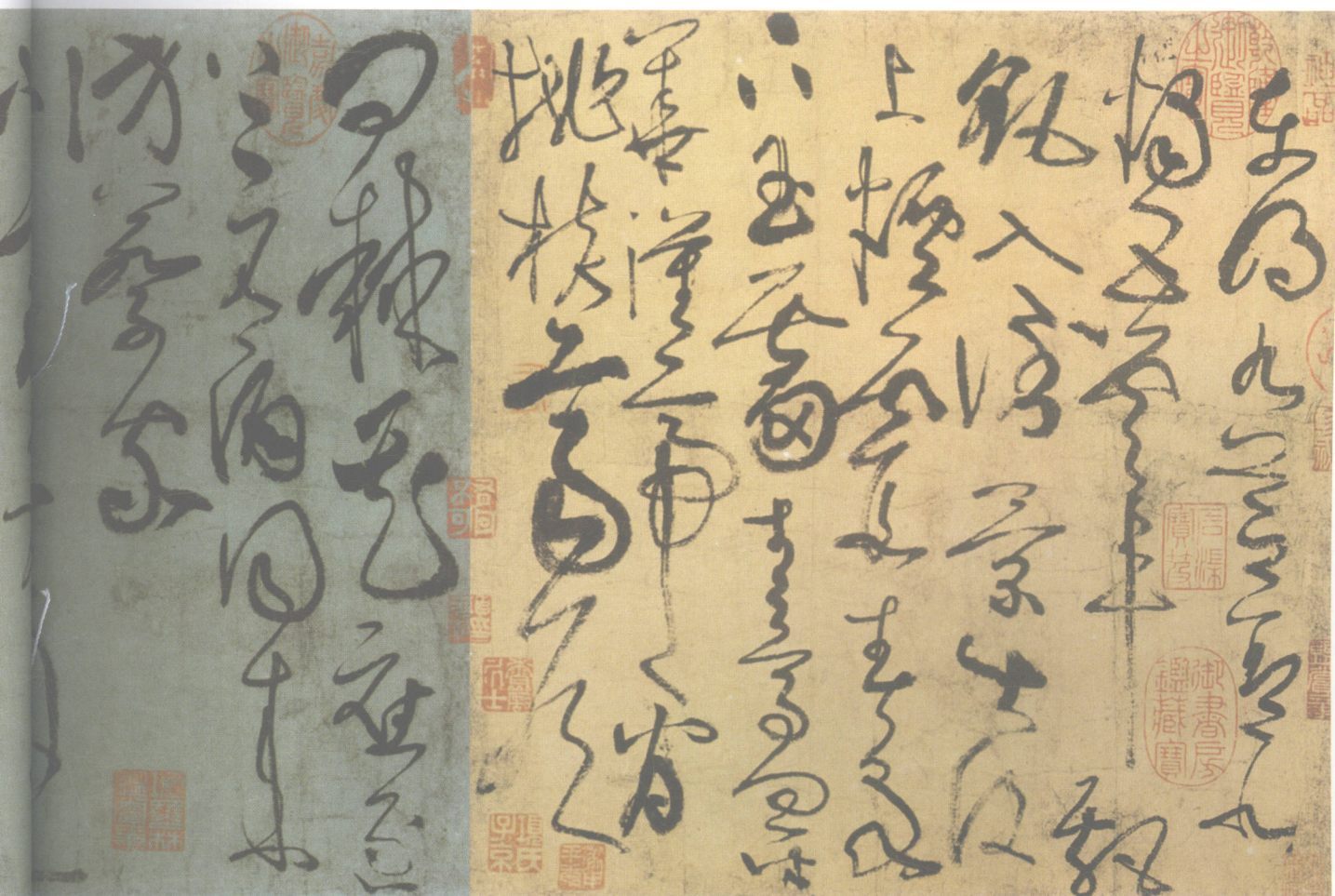


释文：东明九芝盖北/烛五云车飘/飘入倒景出没/上烟霞春泉/下玉溜青鸟向金/华汉帝看/桃核齐侯/问棘花应逐/上元酒同来/访蔡家/北阙临丹水/南宫生绛云/龙泥印玉简/大火炼真文/上元风雨散/中天哥吹分/虚驾千寻上/空香万里闻/谢灵运王/子晋赞/淑质非不丽/难之以万年/储宫非不贵/岂若上登天/王子复清旷/区中实哗/囂喧既见浮/丘公与尔/共纷纭/岩下一老公/四五少年赞/衡山采药人/路迷粮亦绝/过息岩下坐/正见相对说/一老四五少/仙隐不别/可其书非/世教其人/必贤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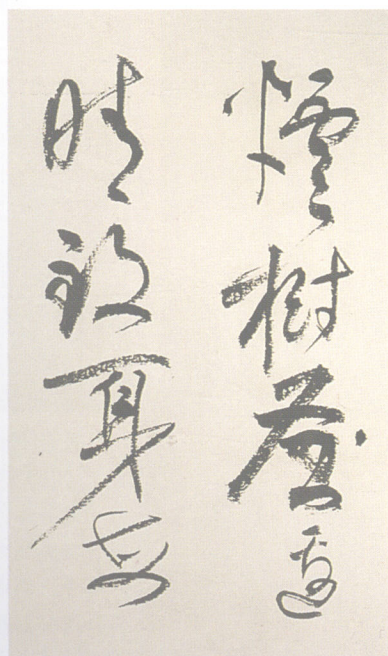
唐 贺知章(传)《孝经》(局部) 卷 白麻纸本 26厘米×315厘米 日本皇室藏

约五代至宋初年间(907~960)传入日本皇室，为御前之物。无款，因卷尾题有“建隆二年(961年)冬十月，重粘裱，贺监墨迹”14字，遂定名为贺知章书。此书用笔、结体全法“二王”，笔法鲜活，观此一卷，胜读“阁帖”十卷。惜用笔锋颖太露，少“二王”古穆之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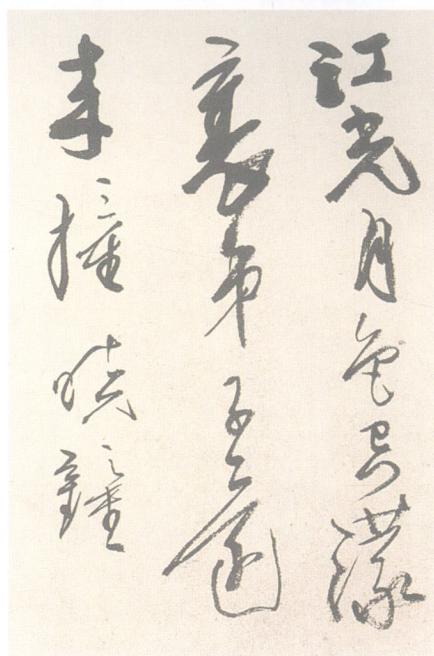


近现代 谢稚柳《自书诗》册页 纸本 25.5厘米×38.4厘米 周宗奇藏

谢稚柳(1910~1997),晚号壮暮生,常州人,著名书画家。早年酷爱陈洪绶的别调书法,激赏黄庭坚草书线条与章法。“文革”中曾钩摹《古诗四帖》全本,倾心于张旭笔法。此卷书风效仿张旭,是谢稚柳化的《古诗四帖》代表作。



明 龚贤《自书诗》册页 纸本 29厘米×69厘米 郑重藏
龚贤(1618~1689),祖籍昆山,号清凉山下人,布衣终身,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、画家,列入“金陵八家”之一。画法强调“心穷万物之源,目尽山川之势”。书名为画名所掩,此册草书则有张旭笔意才情,深得《古诗四帖》形神。



张旭(传)《肚痛帖》

草书 拓本 28厘米×52厘米
上海图书馆藏

无款，传为张旭书。真迹久佚，仅存明代翻刻帖石，刻在僧彦修《狂草书帖》碑阴，现藏西安碑林。

《肚痛帖》与《千字文残石》一直被视为是较可信的张旭书迹传本，在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，其拓本流传极广。在《古诗四帖》未影印出版前，人们对草圣张旭书法的认知主要是通过此帖。虽然也有人认为《肚痛帖》为僧彦修所临，但仅是从书风上猜测罢了，并无真凭实据。其实《肚痛帖》与僧彦修《狂草书帖》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，倒是《古诗四帖》与僧彦修《狂草书帖》酷似，但也不能将《古诗四帖》遽断为僧彦修所书。

此帖在抒情写意方面达到了极高的造诣，首行“忽肚痛”浓墨粗笔，打上了重音符，似乎传达了肚痛难耐的苦楚，其下“不可堪”三字细笔疾书，表现出书者急欲摆脱病状的急切心情；第二行“是冷热”三字重新蘸墨，尤为醒目，似乎表达了作者对冷热的敏感，抑或是对冷热的痛恨；第三行“欲服大黄汤”数字笔速如飞，勾勒出一个深受肚痛折磨的病人急欲服药，手足无措的慌忙之状。

此帖在用笔的提按、用墨的轻重方面开创了全新的境界，前两行粗笔重墨处分别是首行“忽肚痛”及第二行“是冷热”，正好上下错开，第三行提笔轻墨与第四行按笔重墨又形成强烈对比，第五行第一字起逐渐发力至最后，亦将感情推向最高潮。用笔生结构，用墨生节奏，因势利导，形随势生。墨润急行，重势不重法；墨枯涩行，重法不重势。在如此快速的挥毫中要顾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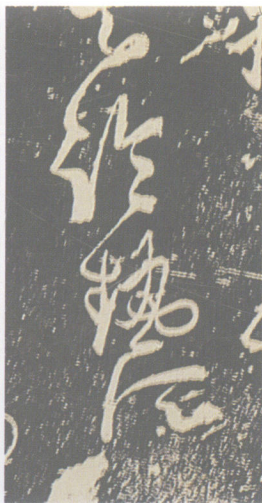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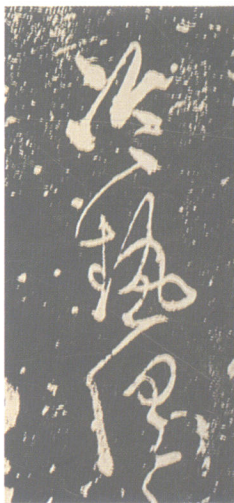
众多艺术处理，我们不能不为张旭的草书艺术所折服，从而更坚信了《肚痛帖》必定出于草圣之

手，同时反衬出石刻《心经》伪托技法的单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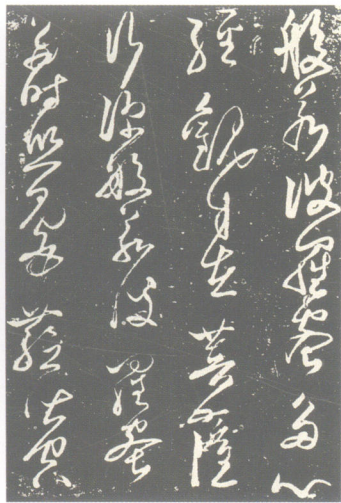
五代 僧彦修《狂草书帖》拓本 上海图书馆藏

共34行，分刻5列，每列32厘米×54厘米。无款，据卷尾李丕绪跋称为僧彦修所书，传书于五代乾化年间(911~912)，原迹已不存，宋嘉祐三年(1058年)刊刻，石现存西安碑林。僧彦修为唐末五代人，善草书，得张旭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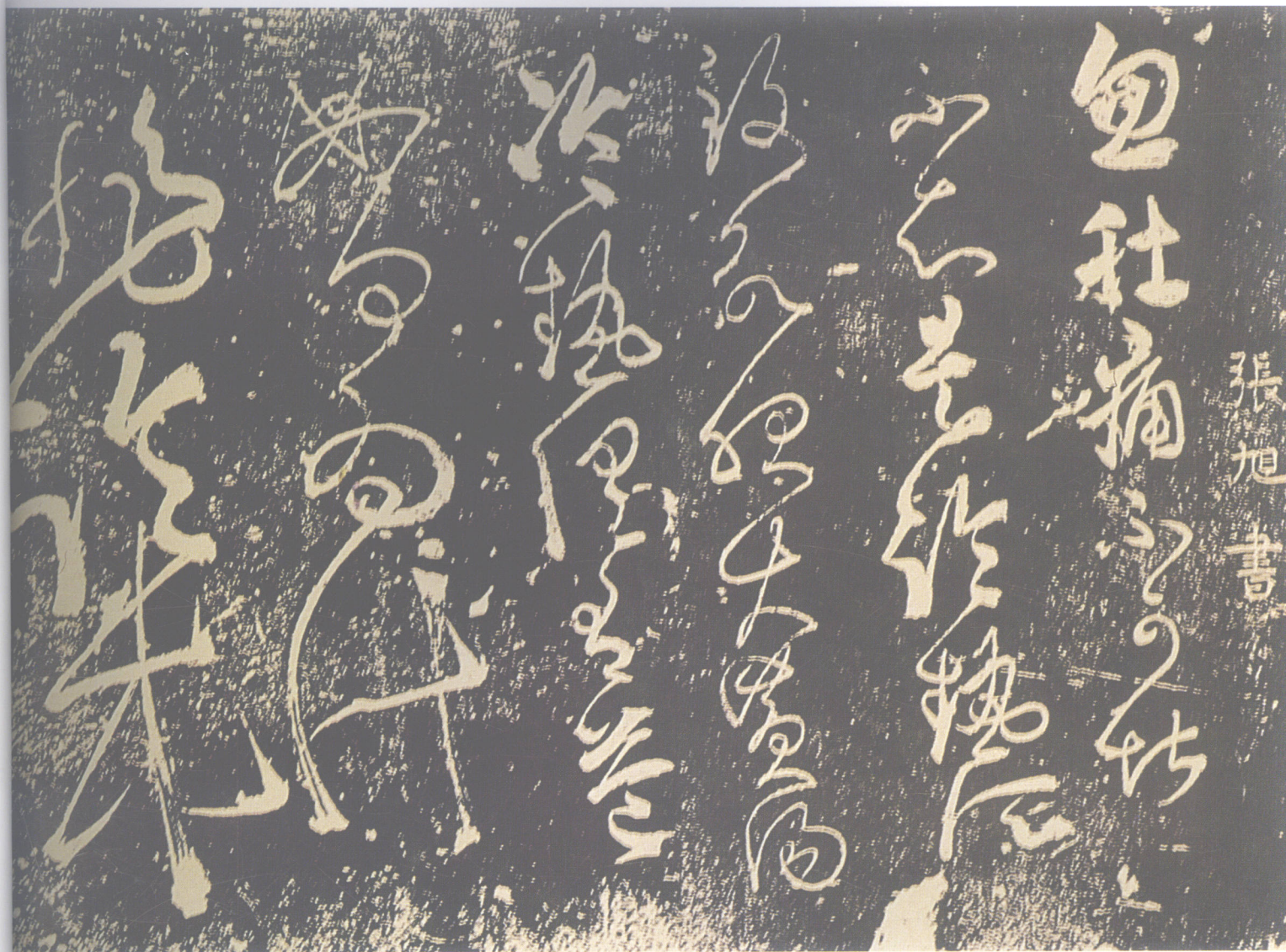
《肚痛帖》(局部)

在同一篇幅中出现了两次“冷热”，第一次在行字中间，连笔书写，快速而率性，第二次“冷热”在行头重新起笔，比第一次的字稍有收拾，显得规束端正一些。



张旭(传)《心经》拓本 每页32.6厘米×16.2厘米 上海图书馆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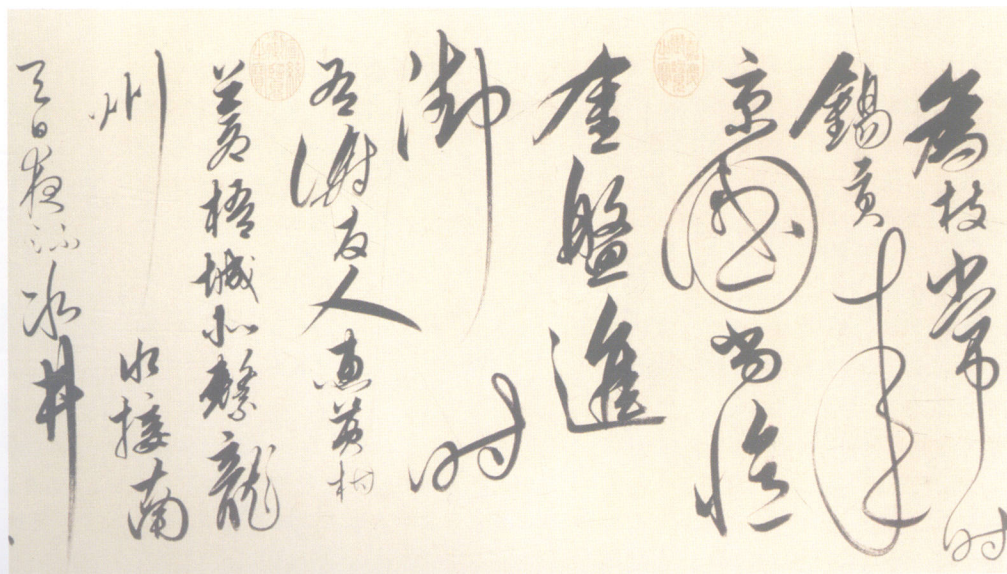
无署名，旧传张旭草书，或谓出自王羲之之手。刻石原在长安县百塔寺，明成化七年(1471年)由西安知府孙仁移至西安府学。现存残石五块在西安碑林。



释文：忽肚痛不可堪，不知是冷热所致，欲服大黄汤，冷热俱有益，如何为计？非论口。

明 解缙 《草书自书诗》(局部) 1410年 卷 纸本
34.3厘米×472厘米 北京
故宫博物院藏

解缙(1369~1415)，号春雨，明代吉水人。明永乐八年(1410年)为汉王高煦构陷入狱，后惨死于狱中。其书融“二王”笔法，写旭、素精神，最大限度地夸大了线条的粗细、长短、大小、枯润矛盾对比，虽得艺术个性却失艺术和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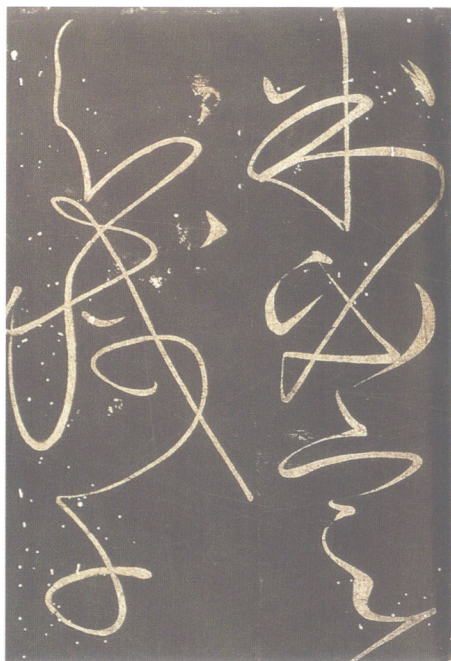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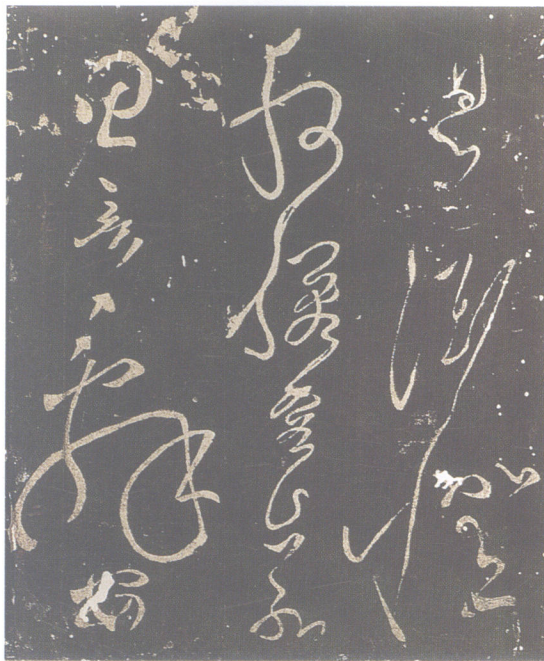
张旭(传)《草书千字文》

拓本 每页25.9厘米×14厘米
上海博物馆藏

无款，传为张旭书。真迹久佚，宋代摹刻时已无全本。据《类编长安志》记载：“宋元丰三年(1080年)，京兆知府吕大防曾将唐张旭《草书千字文》(可能已是残本)摹刻上石，立于府廨。”残本共有六段，分刻帖石六块，明代才将六块帖石移入西安碑林。

现存西安碑林《千字文》残本的六段刻石内容分别为：第一石自“犹子比儿”至“节义廉退”(共32字)；第二石自“(策)功茂实”至“说感武丁，俊”(共40字，原石上编号误为第五石)；第三石自“(假途)灭虢”至“旷远(绵邈)”(共64字)；第四石自“(陈根)委翳”至“亲戚故旧”(共50字)；第五石自“昼眠夕寐”至“矫手(顿足)”(共18字，原石编号误为第二石)；第六石自“(并皆)佳妙”至“永(绥吉劭)”(共31字)。总共235字，字径约二三寸。此六石本在明弘治九年(1496年)又翻刻入《宝贤堂集古法帖》卷十。西安六石本新旧拓片字损泐变化不大。上海博物馆藏有旧拓本一册，16开，每页帖心25.9厘米×14厘米。

此外，还有另一残石，依《千字文》次序应列西安六石本之前。此残石久佚，所幸宋皇祐、嘉祐年间(1049~1063)刊刻入《绛帖》(拓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)，文字内容为：自“(临深)履薄”至“籍甚(无竞)”止，共43字。但《绛帖》中并未收入其他六石。此43字本曾在清道光十年(1830年)翻刻入《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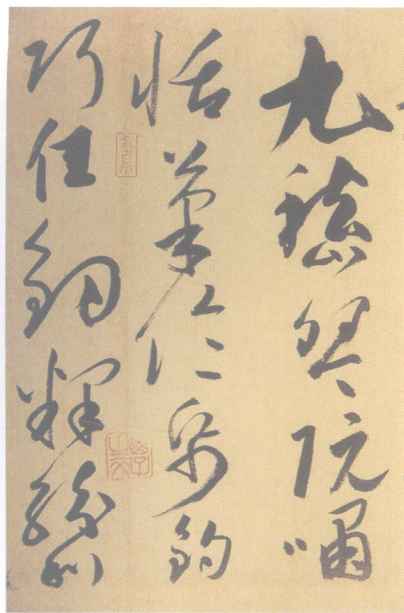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旭《千字文残石》《绛帖》本 每页26.5厘米×1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此帖残石久佚，今仅见于宋皇祐、嘉祐年间(1049~1063)刊刻的《绛帖》中，此43字本从书法上判断，与西安六石本源出同一本无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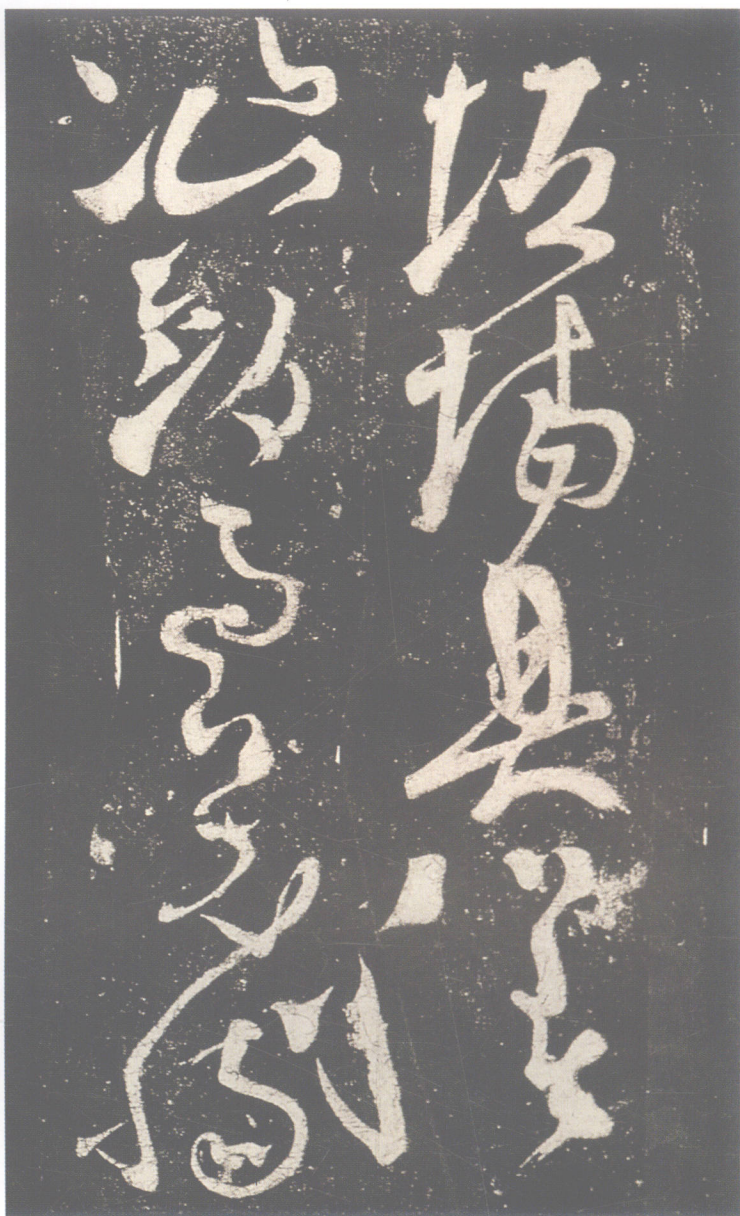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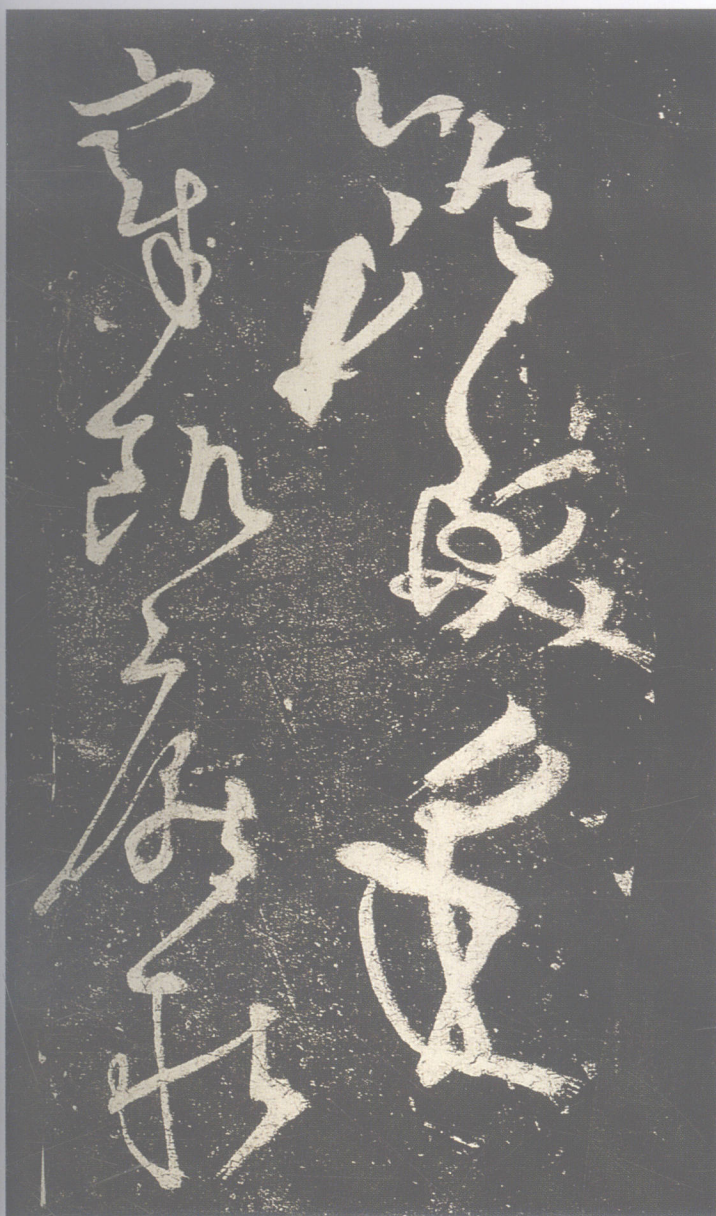
清馆法帖》(卷二)。

此帖草书尽力突破汉字的固有结构，不是简单地作字形大小、位置的变化，而是巧妙地通过拉伸、压缩、变形、腾挪等手段，来达到字字倾侧、行行摇荡、满纸飞动的艺术效果，似乎是“以字作舞姿，以纸作舞台”，较之于《肚痛帖》、《古诗四帖》字形更夸张，字的重心线、行的轴心欹斜更剧烈。此帖是现存张旭法书中最具“颠味”者，而且字数最多，流传亦广。后世高闲、徐渭等人草法似从此帖出。



唐 高闲《草书千字文》(局部)卷 纸本
30.8厘米×331.1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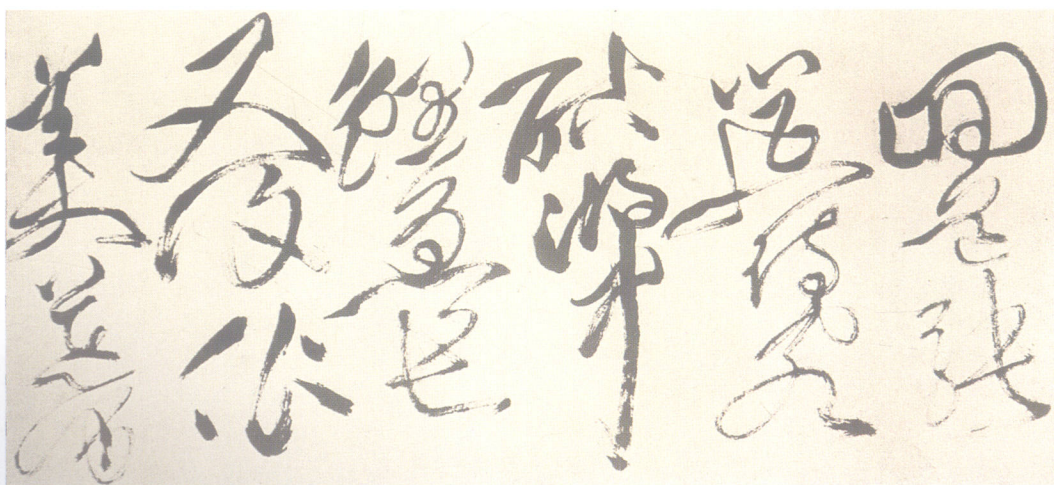
此卷已残，仅存千字文“葬”字后52行，共243字。前缺部分由鲜于枢补书。高闲为晚唐僧人，因韩愈有《送高闲上人序》，遂书名大显。其书虽有类于张旭者，但喜用侧锋推刷之笔，不善用腕法，提少按多，满纸墨气，有“飞扬跋扈”之感。



释文：(属耳)垣墙，具膳餐饭，适口充肠，饱沃烹宰，饥厌糟(糠)。

明 徐渭《草书诗卷》局部 1567年 纸本 28.4厘米×645.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

徐渭(1521~1592)号天池，又号青藤，绍兴人，与陈淳并称“青藤白阳”。此卷采用满布章法，墨法离奇，忽白忽黑，忽浓忽淡。徐渭草书取百家而不囿于一家，笔意狂放一如其人，作书不论书法而论书神，诚八法之散圣，字林之侠客。



张旭《郎官题名石柱记》

741年 拓本 每页20.4厘米×12厘米
上海博物馆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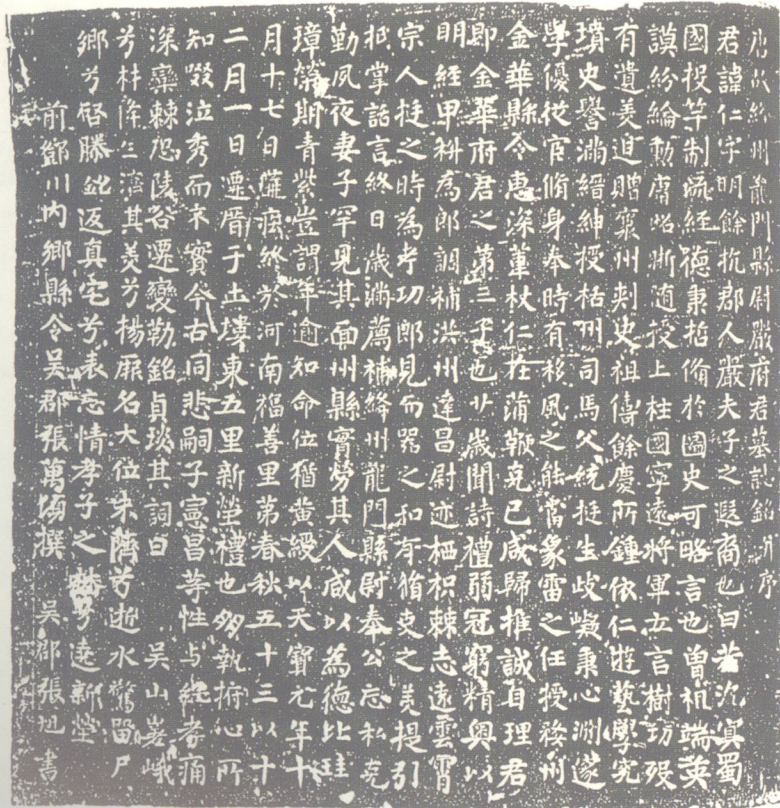
唐尚书省郎官题名刻石，分为前记、题名、后序三部分。前记陈九言撰文，张旭楷书，后序许孟容撰文，刘宽夫隶书，开元二十九年（741年）刻立于都省厅壁（即今陕西西安）。题名在唐大中十二年（858年）刻于八棱石柱上，立于左右丞东庑，书者不详。前记、后序两碑久佚，所存者仅左丞二柱，明代移入西安碑林。

张旭所书原石久佚，仅有王世贞藏宋拓孤本传世。此本前后有胡孝思、王世贞、王鏊、翁方纲、钱泳、吴荣光、何绍基等十余家题跋，皆以为原石拓本。此本在明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年）被董其昌摹刻入《戏鸿堂法帖》（卷七）。王壮弘先生著《增补校碑随笔》认为此宋拓孤本碑字僵硬，文义点画多有错谬，定非原石拓本，并指出此碑久佚，宋时吴下即有翻刻流传，曾见有王梦楼题跋的宋元拓本，字画精神胜过王世贞藏本，然亦非原石。

草圣地位建立在“楷法精深”的基础上已成为书法信条。相传张旭楷书亦简远精妙，其楷书除《郎官题名石柱记》外，尚有《严仁墓志》。此志于1992年出土，葬于天宝元年（742年），张万顷撰文，张旭后《郎官题名石柱记》一年书。现存两种楷书书法其实皆不高妙，非但无高古简远之气，甚至有呆

板僵硬之态，且结体松散，点画不精，笔势不畅。与唐代楷书经典如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、褚遂良《孟法师碑》对照，则有天壤之别，甚至与同一年由唐人所书的《唐俭碑》比较，亦相去甚远。

张旭楷法的平庸，丝毫不会影响其“草圣”地位。其实楷有楷法，草有草法。今草从章草出，楷书由隶书来，狂草上师篆籀，下参草隶。楷书得力于功力，草书取决于天赋。楷书功在点画安排，草书妙在临机挥运。此外，笔势与笔法两者较难兼得，楷书多偏重笔法的精工，而忽视笔势的流畅；草书多力保笔势的贯畅，而忽视笔法的细腻。是故正、草差异极大，楷法愈深，对草书束缚愈深，欲从唐楷而入草书堂奥，恐失之胶柱鼓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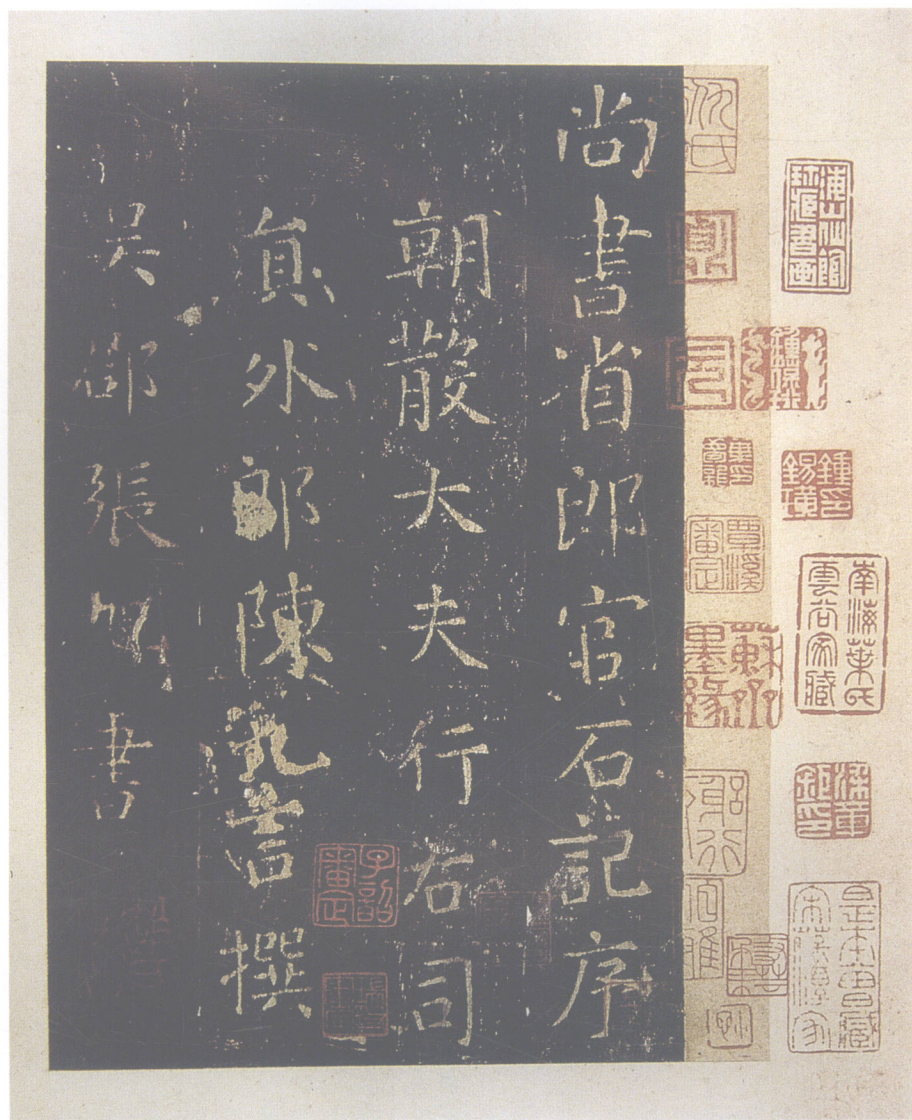


康熙癸巳四月十五日
宋公舊邸福壽堂
明萬經觀于宮師

张旭《严仁墓志》

拓本 53厘米×55厘米
共211行 430字

此件作品于1992年1月在河南省偃师县北部的邙山脚下出土，因墓志铭上有“吴郡张旭书”之字而轰动一时。然根据书风考证，此墓志铭的书写风格全篇并不统一，有结构严谨之处，也有丰肥、率意的突兀之笔；再从张旭与墓主严仁的关系看，也找不到两者互动的良好关系，足以让张旭为之书写墓志，所以有可能是后人伪托之作。



唐人《唐俭碑》(局部) 741年拓本 每页10厘米×20厘米 上海图书馆藏

无款，碑在陕西醴泉县昭陵。原碑有三千三百余字，惜漫漶过甚，现仅存四百余字。书法圆润劲健，笔势流畅，参入右军笔法，为当时典型。



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(局部) 632年拓本 每页13.6厘米×20.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九成宫原名仁寿宫，隋文帝时建。贞观六年唐太宗在此避暑，时干旱，李世民以杖导地，得一道泉水，因名“醴泉”，由魏徵撰文记事，欧阳询应诏正书。书法浑厚沉劲，楷法森严，是中国书法史上楷书登峰造极之作。



张旭 淳化四帖

《知汝帖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《疾不退帖》上海博物馆藏

《晚复帖》上海博物馆藏

《十五日帖》上海博物馆藏

《淳化阁帖》中旧传收入张旭书迹四种，分别是《知汝帖》、《晚复帖》、《十五日帖》、《疾不退帖》。《淳化阁帖》是宋太宗赵光义出内府所藏历代真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甄选编次，在宋淳化三年(992年)摹勒于184块枣木板上，共10卷。凡大臣进登二府者辄赐一部，木版后遭火焚，故传世枣木原本极稀，宋代即有翻刻本数十种，历代翻刻更不计其数。

如果要在书法史上仅列举一件大事，那便是刊刻《淳化阁帖》。此帖的意义在于保存了已经绝迹的“二王”及历代名家法书，确立了皇家正统书法的审美标准，开启了刻帖先例，建立了行草书的正源，且在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，拥有最大的临摹群体，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书法的进程。历观明、清两代尺牍，件件有“阁帖”影子，因此可以将“阁帖”称之为中国书法的“命根子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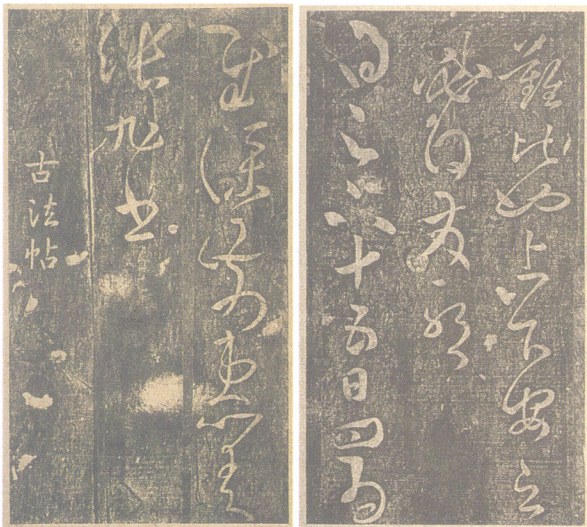
“阁帖”中标明张旭书迹者仅两件，即卷五《晚复帖》、《十五日帖》。另有原错列入他人名下，经鉴别属张旭者亦两件，为卷二中标明张芝的《知汝帖》，及卷十中标明王献之的《疾不退帖》。

《知汝帖》又名《冠军帖》，原定名为张芝书。张芝，字伯英，后汉桓、灵时人，朝廷以有道征不就，故世称“张有道”。伯英草书但闻其名不见其迹，唐代李世民以帝王之力多方搜求，但仍无伯英书；后世岂可复得，张芝书迹已永绝人间。《知汝帖》经米芾鉴定为张旭所书。此帖书体亦为今草，无一毫隶意，断非张芝所作。《疾不退帖》又名《转胜帖》，与《知汝帖》如出一手，亦经米芾鉴定传为张旭书。以上二帖指为张旭书，虽未必尽然，但较之卷五有定名的《晚复帖》、《十五日帖》，二帖风格还是比较接近。此四帖是现存张旭法书最早的摹刻本。



清 吴友如《张旭书写图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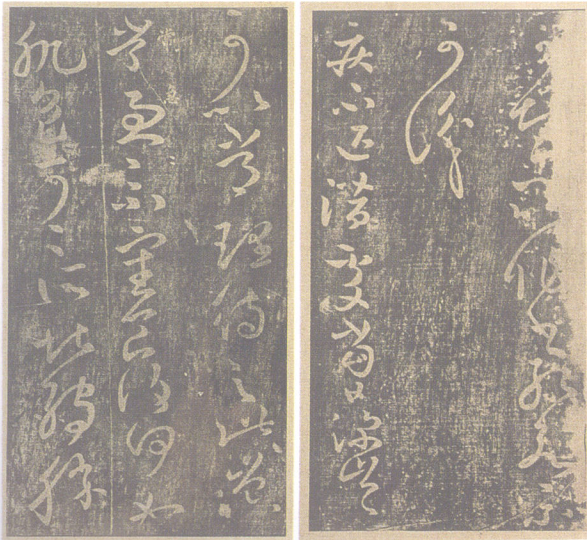
此图的构想来自于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中对张旭的描绘：“张旭三杯草圣传，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。”图中描绘张旭醉后脱下冠帽，以头发蘸墨书写，恰写出其癫状。



张旭 《十五日帖》

992年 潘祖纯本 每页23.7厘米×12.8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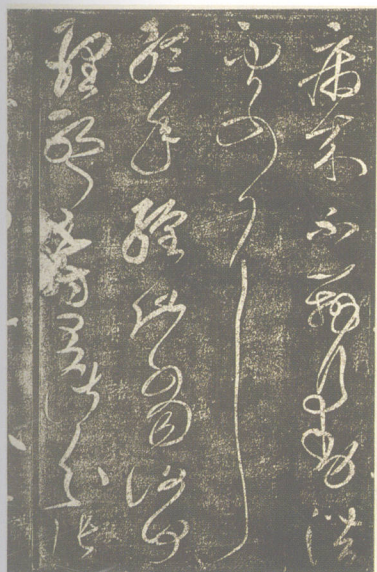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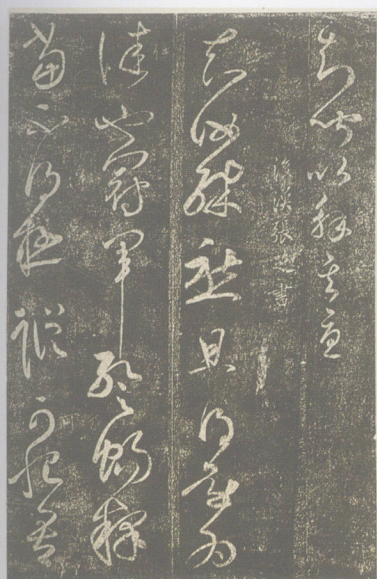
此帖是淳化四帖中唯一有自署题款的一件。“阁帖”是王著奉命编成的，势必会迁就帝王对“二王”书法的审美趣味，故所收张旭之作亦力求近似“二王”而不似张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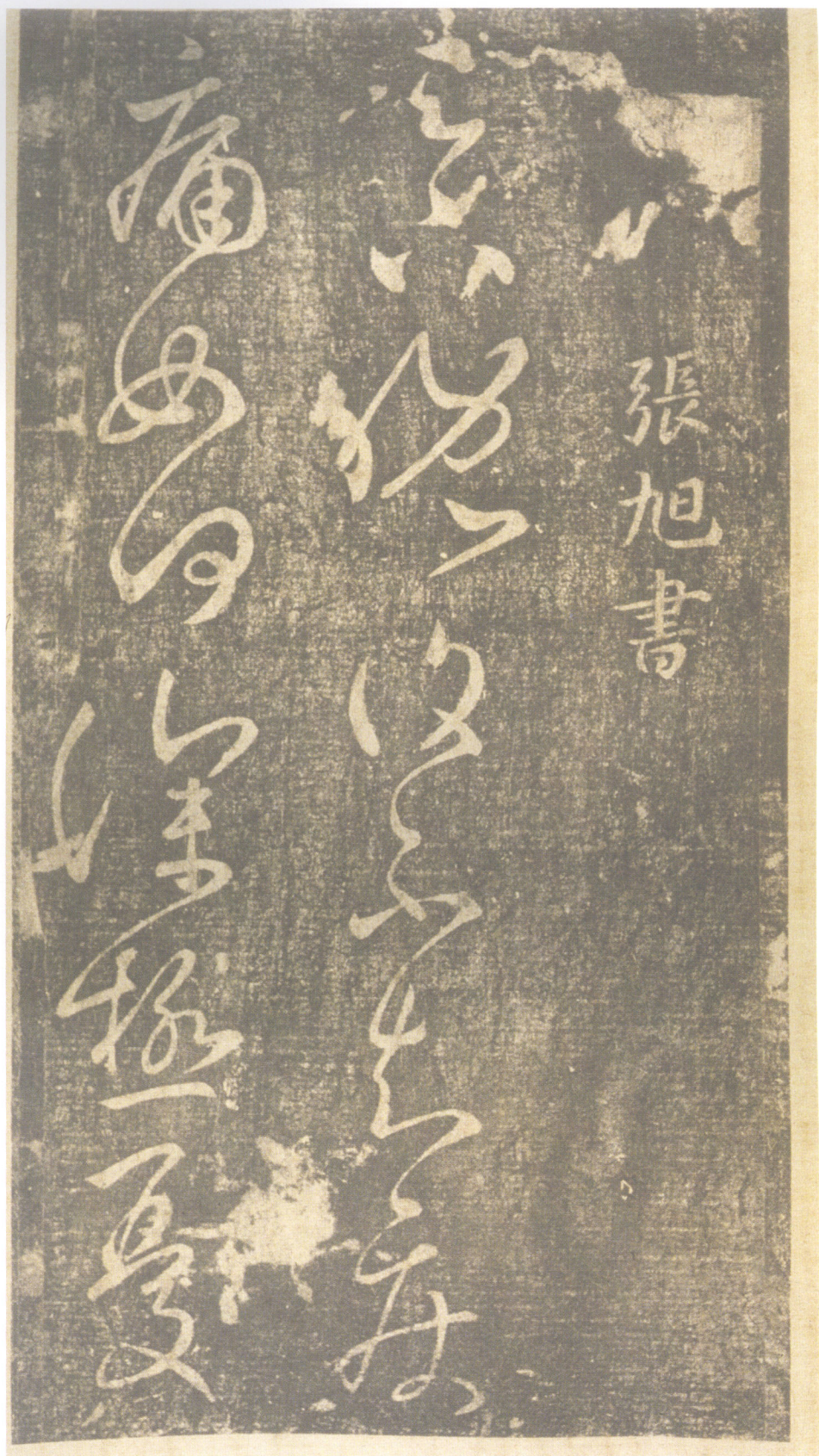
张旭 《疾不退帖》

992年 潘祖纯本 每页23.7厘米×12.8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

原定为王献之所书，后经米芾等人审定为张旭书。书法与张旭《肚痛帖》区别较大，而与王献之的书风较接近。看来带有张颠本色的书作是难以被收入“阁帖”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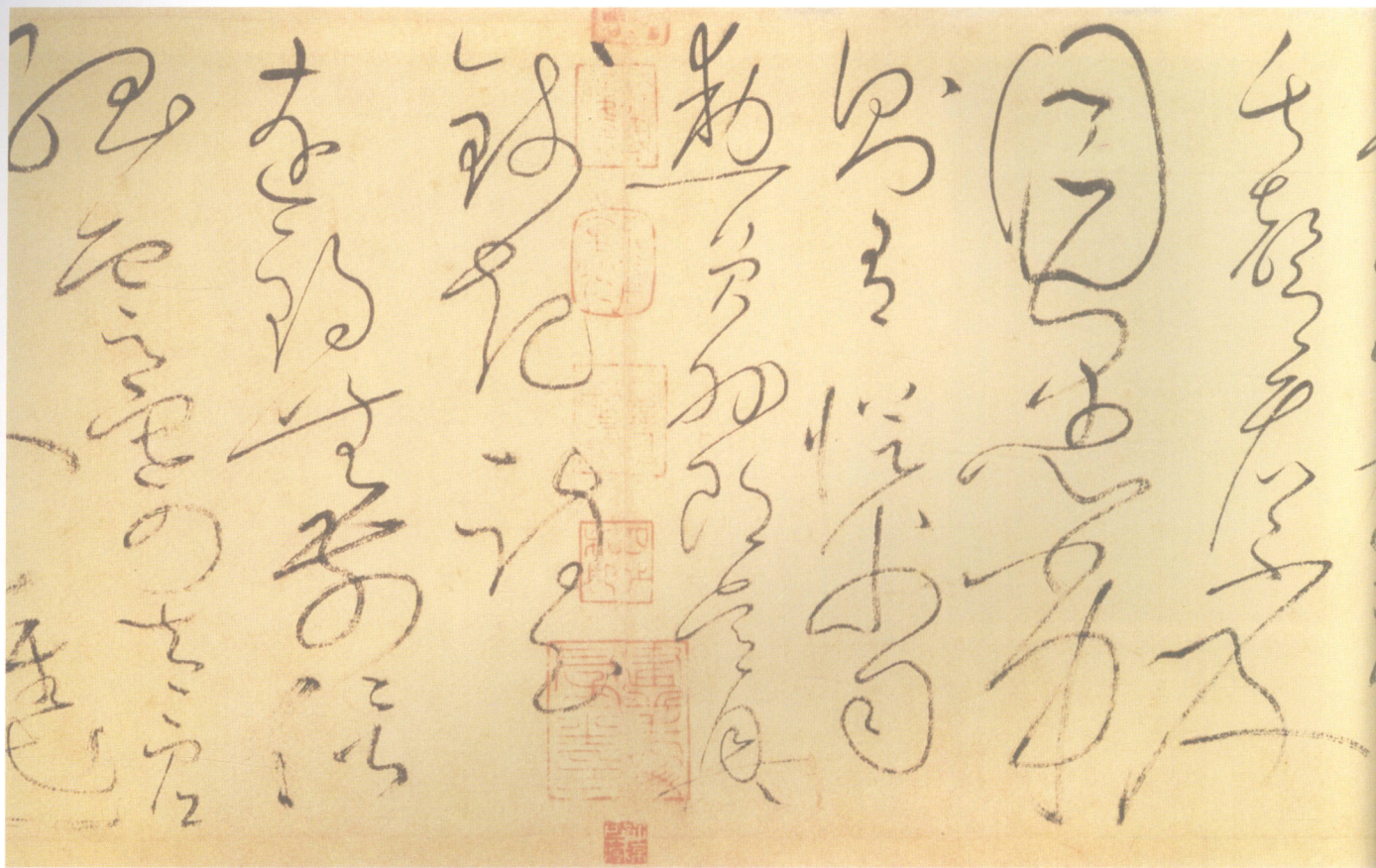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旭《知汝帖》拓本 宋拓《大
观帖》(卷二) 每页32厘米×19.6厘米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

张旭《晚复帖》992年 潘祖纯本
每页23.7厘米×12.8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

草书四行，无款。书风近似于王献之。草书结体取决于笔法，右军(王羲之)内擫，大令(王献之)外拓，历代草书多用外拓法，故善草者均近大令，未必都是师法王献之。



怀素《自叙帖》

(局部) 777年 卷 纸本 28.3厘米×755厘米
“台北故宫博物院”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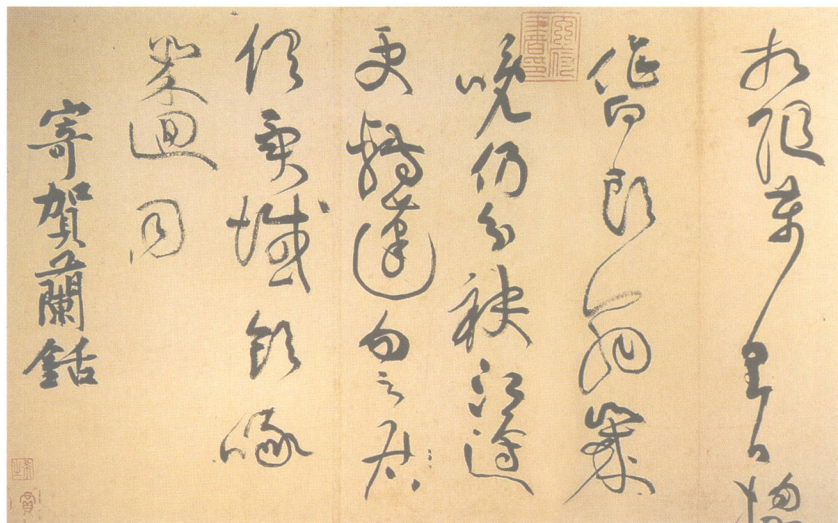
《自叙帖》是怀素自述其学书经历和摘录当时名公赞扬其书法的诗文。此帖在南宋绍兴二年(1132年)时,还留传有三个传本:一为蜀中石阳休家藏本,黄庭坚曾用鱼笺临摹数本;一为冯当世藏本;一为苏舜钦藏本。苏本前六行破损不完整,在宋庆历八年(1048年)九月由苏舜钦亲自临仿补完并题跋装裱,旧传曾有米芾、薛道祖、刘巨济诸人于宋元祐五年(1090年)的题跋,曾在南宋淳熙年间(1174~1189)摹刻上石。此摹

刻本今已失传,所幸在清嘉庆六年(1801年)《契兰堂帖》中存有再翻重刻本。

今传纸本草书墨迹一卷,共126行,698字,书于唐大历十二年(777年)。卷后有宋苏耆、李建中题名,又有宋杜衍、苏辙、曾纡,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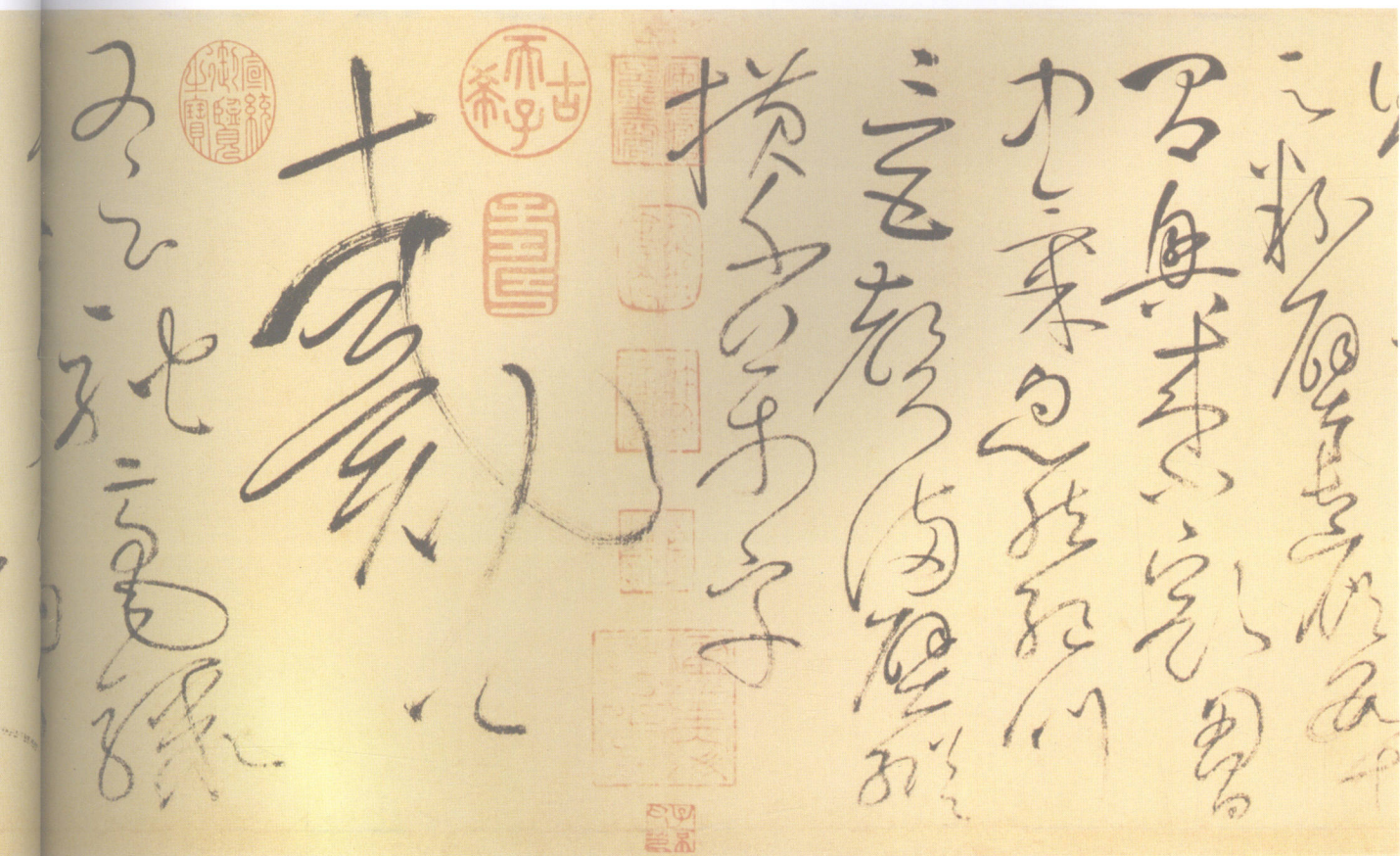
吴宽、李东阳、文徵明,清高士奇等人题跋。曾入清内府,现藏“台北故宫博物院”。此墨迹长卷一直被认即是苏舜钦藏本。

将墨迹长卷与《契兰堂帖》本比较,发现墨迹本并无苏舜钦题跋,虽然前人题跋被后人拆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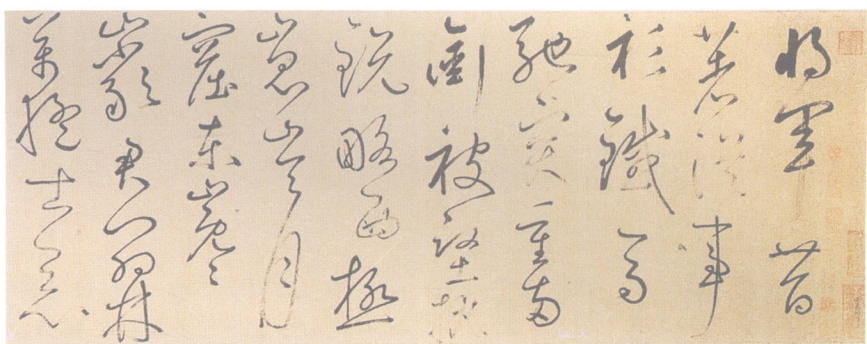
宋 黄庭坚《寄贺兰钅诗帖》(局部) 1095年
纸本 61.7厘米×31.5厘米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黄庭坚(1045~1105)
字鲁直,号山谷道人,江西修水人。开创“江西诗派”,被奉为一代诗宗。善行、草书,与苏轼、米芾、蔡襄被誉为“宋四家”。此帖效法怀素《自叙帖》,能青出于蓝,满纸蛟龙蛟蜃,翻腾回环,不让“颠张醉素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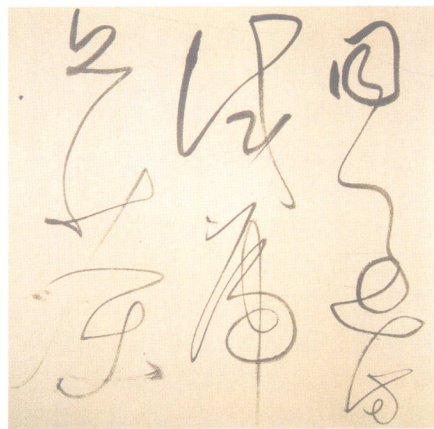
的现象极为普遍，但此卷既然号称“苏舜钦本”，当无拆去苏题而保留其他跋的道理。其二，卷后有南唐昇元五年(941年)王绍颜、邵周押署题名，唐宋官本书画后常列有关官员衔名，体例应是小官在前，大官列后，墨迹本则有违此理。其三，墨迹本宋苏耆、李建中题名反倒列于南唐王绍颜、邵周押署题名之前，亦有违常例。另外，墨迹本前六行并无临补迹象。因此，墨迹本应不是苏舜钦本，或谓墨迹本为明文彭临摹。

《自叙帖》文献内容亦有疑点，如文中称大历诗人钱起为“从父”，然怀素与钱起实是甥舅关系。虽然其文物性受到质疑，但丝毫不妨碍对其艺术性的肯定。正如张谓所评“奔蛇走虺势入座，骤雨旋风声满堂”，是对本帖书法艺术极为恰当的评语。其创作过程可用“宣泄”二字来形容，时见“外露、抒情、不惧、不让”的气势。对黄庭坚、鲜于枢、吴镇等后世草书名家的影响深远。



元 鲜于枢 《草书杜甫魏将军歌》(局部) 卷 纸本 48 厘米×462 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鲜于枢(1246~1301)，字伯机，渔阳人。元代书坛“托古改制”的倡导人，与赵孟頫齐名。此卷草书得怀素《自叙帖》精气神，线条细劲，腕法精熟，气势奔放，似怀素复生。



明 董其昌 《行草书卷跋尾》(局部) 1603 年 卷 纸本 31.5 厘米×286 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

此卷书法极为潇洒，纯用怀素法，得《自叙帖》神髓，偶然欲书，心手两畅，入“无我”之境，正合“壮岁书亦壮”语。